

中文摘要

商标恶意诉讼是当事人明知其没有合法诉讼理由的前提下,把损害他人利益作为诉讼目的,而致使被上诉人获得不公正的判决或处在不利的司法纠纷当中的一种侵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滥用商标权司法救济权利的特殊侵权行为。不但严重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消费者的消费利益,还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以及司法秩序。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破坏了利益平衡理论制度和司法公正,浪费司法资源。我国商标恶意诉讼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诉讼前滥用公力救济、滥用私力救济的方式;诉中表现为利用形式合法但实质不合法的方式,包括恶意抢注他人先在先使用的商标以及囤积的商标提起诉讼;诉后则是通过撤诉后再诉等方式。通过对商标恶意诉讼表现形式的分析,对于实践中识别、认定商标恶意诉讼有更好的参考作用,是十分有必要的。由于我国目前对于商标恶意诉讼识别与规制的法律规定较少,且多为原则性立法可操作性较差,以及主观“恶意”的判断标准不一致等问题,使得商标恶意诉讼的规制出现困境。文中主要通过侵权四要件分析方法对实践中商标恶意诉讼的识别问题进行论述,并着重解决“主观上具有恶意”这一要件,通过外在的客观行为表现对主观意志加以辅助判定。针对目前规制商标恶意诉讼的法律体系不完备的问题,尝试分别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条路径加以改进。实体法中主要包括增设侵权抗辩条款以及加强行政与司法的衔接等,程序法中主要包括诉前禁令和保全制度、确认不侵权之诉制度、反赔制度的完善以及严格限制原告撤回诉讼。如此,希望能够起到积极预防,有效遏制商标恶意诉讼案件的发生,也对商标恶意诉讼的规制提供详实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 权利的滥用; 商标恶意诉讼; 认定标准; 法律规制

Abstract

Trademark malicious action is a kind of infringement behavior in which the litigant harms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as the purpose of litigation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 litigant knows that there is no legitimate cause of action, so that the defendant obtains an unfair judgment or is in an unfavorable judicial dispute. In essence, it is a special tort that abuses the judicial remedy right of trademark right. It not only seriously damages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other party and consumers, but also disturbs the norm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order as well as the judicial order. It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hibiting abuse of rights, destroy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and judicial justice, and wastes judicial resources. In practice, the malicious litigation of trademark mainly manifests as the ways of abusing public power relief and private power relief before litigation; In the action, the form is legal but the substance is illegal, including malicious registration of the trademark used by others and trademark hoarding litigation; After the lawsuit is through the withdrawal of the lawsuit after the lawsuit and other way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xpression forms of trademark malicious litig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better referenc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rademark malicious litigation in practice. Due to the limited legal provisions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rademark malicious litigation, and the poor operability of the principle legislation, and the inconsistent judgment criteria of the subjective "malicious", the regulation of trademark malicious litigation has a difficult position. In this pape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rademark malicious litigation in practice is discussed main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four elements of infringement, and focuses on solving the "subjectively malicious" element, through external objective behavior to assist the determination of subjective will.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of regulating trademark malicious action is not complete, this paper tries to improve it from two ways of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respectively. Substantive law mainly includes the addition of tort defense provision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on and justice, while procedural law mainly includes the improvement of pre-trial injunction

and preservation system, non-infringement litigation system, counterclaim system and strict restriction on plaintiff's withdrawal of litigation. In this way, it is hoped to actively prevent and effectively curb the occurrence of trademark malicious litigation cases, and also provide detailed legal basis for the regulation of trademark malicious litigation.

Keywords: Abuse of power; malicious trademark action; standards; legal regulation

目 录

绪论

第一章 商标恶意诉讼的表现形式及法理基础	1
第一节 恶意诉讼与商标恶意诉讼	1
一、恶意诉讼的概念及特征	1
二、商标恶意诉讼的定性	2
第二节 商标恶意诉讼的表现形式	4
一、诉前滥用救济措施	4
二、起诉利用实体权利	6
三、诉后利用救济程序	9
第三节 规制商标恶意诉讼的法理基础	9
一、维护诚实信用原则	10
二、实现知识产权利益平衡	11
三、规制知识产权权利滥用	12
第二章 我国商标恶意诉讼的现状考察与实践困境	12
第一节 商标恶意诉讼的现状考察	13
一、司法案件的实证分析	13
二、法律规制的现状分析	15
第二节 我国商标恶意诉讼的实践困境	16
一、救济性权利规范的缺失	16
二、“恶意”的主观性强，标准难统一	17
三、损害赔偿的标准复杂	18
四、救济程序复杂	18
五、法益救济和秩序维护不平衡	19
第三章 我国商标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	21
一、主观恶意的认定	21
二、损害行为的认定	23
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认定	23
四、损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	24
第四章 我国商标恶意诉讼法律规制的完善	25

第一节 实体法上法律规制的完善	25
一、提高商标注册的审查标准	25
二、增设“商标恶意诉讼”的侵权抗辩条款	25
三、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进行规制	28
四、加强行政与司法保护的连接，统一商标民事侵权与行政确权案件的裁判标准	29
第二节 程序法上法律规制的完善	29
一、诉前禁令与保全的完善	29
二、严格限制恶意诉讼人撤回诉讼	30
三、完善确认不侵权之诉	30
四、完善商标恶意诉讼的反赔制度	31
五、诉讼法中增加惩罚性措施	32
结语	33
参考文献	35
致谢	39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41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①中指出要构建严密的法律体系，五年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跻身世界前列。商业标识的法律规制对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型市场环境下，注册商标权是企业实现品牌和形象塑造的核心资产。然而，不当行使和滥用权利现象时有发生，借诉牟利甚至恶意诉讼问题日益突出，恶意提起商标诉讼的现象层出不穷，不仅损害了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更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事实上，我国《商标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第84条^②，对商标恶意诉讼行为进行相应的修改。但是仍然为原则性的规定，缺乏细致的可执行性的参考意义。鉴于此，有必要遵循商标立法旨趣，结合司法裁判实践，优化商标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设计规制商标恶意诉讼的法律路径。

商标恶意诉讼人使用事前恶意抢注、恶意囤积商标及其他手段取得商标权，在注册商标权具有缺陷的情况下，以侵害商标权为由提起诉讼，试图实现获取非法利益、损害另一方的名誉或其他不正当的目的。这显然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同时民事权益存在缺陷的，那么诉的利益也就不可得。商标恶意诉讼人明知自己不具有诉的利益而提起诉讼，同时构成诉权的滥用。在当前实践中，商标恶意诉讼的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不但严重地影响商标正当权利人的利益，并破坏了市场、行政与司法秩序。希望通过对商标恶意诉讼的研究，对其法律规制进行切实可行的制度构建，从而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为市场竞争秩序提供更强有力的法律支撑。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诚实信用原则，鼓励和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确保商标法立法目的和宗旨的实现。

二、研究现状与分析

（一）关于商标恶意诉讼的分类

由于商标恶意诉讼与恶意诉讼是一种种属关系。研究商标恶意诉讼的分类不免要对恶意诉讼的类型进行探讨。关于恶意诉讼的分类学界并不完全一致。根据不同的角度和标准，学界有以下几种分类：有的学者^③认为，除当事人恶意串通型这种类型之外，还有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用伪造的事实或证据提起诉讼的行为；第二种是在缺乏事实与法

^①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载国家知识产权局：<https://www.cnipa.gov.cn/col/col2741/index.html>，访问时间：2022年10月23日。

^② 《商标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第84条。

^③ 牛玉兵、董家友：《民事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以我国新〈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考察》，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36期，第114-119页。

律依据情况时,怀着给被告人或第三人增加诉累或损害其名誉的目的提起诉讼;第三种是在诉讼的过程中过度使用异议权等程序性权利的行为。商标恶意诉讼与第二种类型更加相似。

对于商标恶意诉讼的分类,目前学界基于不同的角度有以下两种分类:1.根据先前行为的目的分类:孔祥俊^①在其文章中将商标恶意诉讼分为两类,一是事先抢注商标后的恶意诉讼,二是不以使用为目的注册商标后的恶意诉讼。2.根据在商标恶意诉讼中使用的注册商标的权利状态进行分类:孔佳佳在其文章中结合具体案例将商标恶意诉讼划分为三个类型。但本文认为以上几种分类标准之间存在交叉,难免会有所重复,不利于司法实践或者理论研究。

(二) 关于商标恶意诉讼的认定

学术界对于商标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并不完全统一。第一种观点认为商标恶意诉讼的认定完全适用于侵权责任构成的四要件:姚志坚、柯胥宁^②、袁旺然^③、王雅芬^④等学者在他们的文章中持有这种观点,即认为商标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有四个: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与主观过错。第二种观点认为不能完全使用侵权四要件进行判断,四要件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判断标准,二者并不完全相等:杜豫苏、王保民、高伟^⑤在其论文章中指出,商标恶意诉讼应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认为判断是否属于商标恶意诉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包括行为人无合理依据便启动诉讼程序;是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提起的诉讼是否缺乏法律上的依据和事实上的依据;行为人提起、进行诉讼具有违法性以及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李浩成学者在《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防控机制研究》^⑥中也指出,四要件中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两者是判断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者是否需要承担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不能够成为认定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成立的必要要件。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各有道理,但不必因此否定商标恶意诉讼的构成四要件的要求,具体论述将在下文展开分析。

(三) 关于商标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制难点及建议

规制商标恶意诉讼的难点学界有较为清晰的表述:1、法律规定不明晰,法律缺位。

① 孔祥俊:《论非使用性恶意商标注册的法律规制——事实与价值的二元构造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2期,第54-71页。

② 姚志坚,柯胥宁:《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司法认定及规制》,载《人民司法》2019年第1期,第48-53页。

③ 袁旺然:《商标权恶意诉讼的侵权法规制》,载《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5期,第94-100页。

④ 王雅芬,韦俞村:《商标恶意诉讼的识别与法律规制》,载《电子知识产权》2019年第08期,第4-13页。

⑤ 杜豫苏,王保民,高伟:《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辨识、审判与治理》,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04期,第86-89页。

⑥ 李浩成:《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防控机制研究》,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3期,第25-29页。

姜南、王雅芬、杜豫苏、王保民、高伟等学者在各自文章《商标恶意诉讼的认定与法律规制》^①、《商标恶意诉讼的识别与法律规制》、《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辨识、审判与治理》中均指出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具体法律规定，法律规范的缺位导致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成为难点。2、赔偿标准较为复杂。姜南在其文章《商标恶意诉讼的识别与法律规制》一文中指出，我国目前法律对恶意诉讼的赔偿标准缺乏统一的规定，审理案件的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我们的司法实践案件中，同样能够发现目前我国损害赔偿认定的复杂性。

关于商标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制目前学界有如下几点建议：主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提出建议，关于实体法建议主要有：1、徐明在《我国商标恶意诉讼的司法法制优化研究——以民事抗辩权为展开进路》一文中指出设立民事抗辩权。2、姚志坚、柯胥宁、宋健、王雅芬以及姜南等人提出商标恶意诉讼的反赔制度要从明确管辖法院、把握适用尺度等方面完善商标恶意诉讼的反赔制度。关于程序法的规制建议：1、丰晓政指出虽然法院在受理当事人起诉时，不需要证据确凿充分，但依旧需要有初步的证明材料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加强商标诉讼的立案审查。2、刘迎霜、姜南、丰晓政等人均提出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需要规范知识产权禁令及保全措施的申请适用制度，包括对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方式、数额等作出详细的规定。申请诉前禁令过程中设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听证环节，谨防法院听取申请人的一面之词从而做出诉前禁令裁定，达到保障程序公正，避免更大的损害发生的目的。3、相庆梅教授^②在其文章中指出法院可以根据职权主义原则，积极主动推进案件进程，还可以主动完成调查取证。笔者认为提出的相关建议有很大的参考和实践意义。

三、研究方法

本文对商标恶意诉讼的研究方法如下：

第一、比较分析法，将国内外有关法律制度进行对比分析，学习国外有关商标恶意诉讼的法律条款，根据我国的实际发展国情和现行的法律法规，以期找出问题所在并填补我国商标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定的缺失。

第二、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在各种学科的研究中均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以文献检索为基础，结合自身的知识储备，通过网络、高校图书馆网络数据库等其他方式获得必要的文字资料，并展开详细的阅读、研究，充分了解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资料，得出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与结论。

^① 姜南：《商标恶意诉讼的认定与法律规制》，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04期，第125-134页。

^② 相庆梅，杨雪，王蕾，梁哲旒：《因商业纠纷引发的滥用诉权及其规制》，载《商业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第111-113页。

第三、案例研究法。案例研究方法是实践研究的特殊形式，符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本文从司法实务的新型案例中获得论文题目灵感，因此须根据目前的相关理论和案例加以归类分析、总结得出实践中法官裁判的考量因素，为下一步构建商标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和法律制度的构建打下坚实基础。

四、研究内容

论文主要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商标恶意诉讼的定性及表现形式，首先从其上位法概念进行分析。再从不同的两个角度对商标恶意诉讼的本质进行确认。并按照诉前、诉中、诉后的顺序对商标恶意诉讼的外在表现形式加以分析。同时也指出商标恶意诉讼规制的法理基础。

第二部分，对我国商标恶意诉讼的现状进行考察并对实践困境进行分析，对于现状的分析主要通过司法案件的实证分析和法律规制的现状两方面来进行论述，我国的实践困境主要存在实体规范缺失，“恶意”主观性强、标准难统一，损害赔偿的标准以及救济程序复杂等难题。

第三部分，就应该如何识别商标恶意诉讼的问题，尝试从主观恶意、损害行为、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以及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的四个方面构建识别、认定的标准。

第四部分，提出对商标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制的建议，主要从实体法构建和程序法的完善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实体法主要包括增设“商标恶意诉讼”的侵权抗辩条款、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进行规制等；程序法主要包括完善确认不侵权之诉以及完善商标恶意诉讼的反赔制度等内容。

第一章 商标恶意诉讼的表现形式及法理基础

第一节 恶意诉讼与商标恶意诉讼

一、恶意诉讼的概念及特征

恶意诉讼的概念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也被称为滥用法律诉讼。其将恶意诉讼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上均对其有所规定。例如，美国以赋予当事人实体救济权利的方式从实体法的角度加以规定。将恶意诉讼分为恶意刑事告发（Malicious Prosecution）、恶意提起民事诉讼（Malicious use of civil procedure）以及滥用诉讼程序（Abuse of process）^①。当然在程序法上《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也规定应当依善意行事且具有充分根据，对违反规定的行为理应受到联邦法律的制裁。^②法国对于恶意诉讼的规定主要是在程序法上，在《法国民事诉讼法》诉权编中规定对于滥诉或者利用不正当方式起诉的，予以100法郎至1万法郎不等的罚款，且当事人可对其提起另外的损害赔偿请求诉讼。^③在葡萄牙以及中国澳门地区^④以程序法的形式对恶意诉讼的概念加以规定，希望能够以此弥补民事实体法的空缺，进而制止恶意诉讼行为的发生。

关于恶意诉讼的定性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加以规定，多以理论学说的形式存在，站在不同的角度，理论界对恶意诉讼的性质判定也有所不同。第一种观点认为其是一种侵权行为，比如杨立新教授^⑤认为恶意诉讼是行为人因为过错发起、推进诉讼，或诱使他人发起、推进诉讼，或者主动参与诉讼，导致他人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的一种新型的违法侵权行为。这种观点指出了恶意诉讼的侵权属性。还有一些人持第二种观点，认为恶意诉讼是以损害他人及公共利益为目的，例如，肖建华教授^⑥认为，恶意诉讼是指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试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法院判决，从而达到侵占他人财产或损害公共利益的目的。此种观点以诉讼人的行为目的作为判断标准，认为恶意诉讼是以违法手段谋取不当利益的一种行为。第三种观点以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为判断标准，比如王加庚教授提出^⑦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提出的诉讼目的不具有正当性，但仍然提起诉讼，造成对方合法权益受到损坏。第四种观点以梁慧星教授^⑧为代表

① John Williams, False arrest, malicious prosecution, and abuse of process § 1983 litigation, 20 Touro L. Rev. 705:2004-2005.

② 白绿铨，卞建林著：《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证据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③ 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④ 《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第465条、第655条对恶意诉讼进行了规制；《澳门民事诉讼法》第385条至第388条详细规定了恶意诉讼行为及其责任。

⑤ 杨立新著：《侵权行为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⑥ 肖建华：《论恶意诉讼及其法律规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26期，第13-21页。

⑦ 王加庚：《应设立恶意诉讼赔偿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第07期。

⑧ 梁慧星著：《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附稿理由》，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通过是否启用民事诉讼程序为界限加以判定。这种观点是从程序法的角度，主要是看恶意诉讼人是否将正当权利人置于诉讼程序中，给当事人带来司法审判的诉累。综上述学者的理论，可以看出恶意诉讼是指明知自己权利不具备正当性，仍然以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为目的而提起诉讼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主观上行为人为明知其行为不具有合理的法律基础，可能导致他人遭受损害。二是，客观上利用国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提起诉讼，选择通过司法程序使对方当事人陷入民事侵权纠纷中。三是，主观上带有损害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四是，事实上，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商标侵权诉讼行为给被诉侵权人造成经济利益损失且两者直接具有因果联系。

二、商标恶意诉讼的定性

商标恶意诉讼属于恶意诉讼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商标诉讼领域的一种滥用商标权利的行为。虽然它属于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领域，但它与一般恶意诉讼并不冲突。因此，商标恶意诉讼不仅具备恶意诉讼成立的基本要件，而且具有与一般恶意诉讼不同的知识产权的权利特性。首先，恶意诉讼往往具有隐蔽性强的特点，即难以被识别出来。其次，恶意诉讼的危害性很大，会对商标所有人、消费者和社会公众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和声誉损害。此外，恶意诉讼还具有明显的经济性特征，因为恶意诉讼往往是为了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而发起的。

（一）商标恶意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滥用商标权司法救济权利的行为

权利的滥用最早来源于古罗马法，因为其以私权为中心，故具有强烈的个人权利主义观念，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宗教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规则和人道主义等要素的认识也渐渐的深入，充分意识到权利的行使需要有一定的限制。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权利滥用”一词应运而生，其内涵在于权利人行使自己的权利时，若明显违背权利的本旨或显然超过权利的限度，且带有主观恶意，损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利的行为。^①随着权利理论的深入发展，我国理论界将“诉权”与“诉讼权利”加以区分，并形成不同的学说，在二元说看来，“诉权”即包括程序性诉权又包括实体性的诉权，从程序意义上看，诉权是指可诉诸于法院的权利；从实体意义上看，诉权是指胜诉权之期待权。而“新诉权说”认为诉权在程序上是指请求法院启动诉讼程序的权利，实体法上是指民事权益得到保护或者民事纠纷得到解决的权利，此学说认为诉权独立于诉讼本身，属于宪法上的一项基本权利即请求司法救济权。而诉讼权利是在诉讼过程中

^① 高慧铭：《论基本权利滥用的认定标准》，载《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1期。

享有的权利，以诉权为前提又为诉权提供价值保障。笔者更赞同新诉权说的观点。基于此，“滥用诉权”应是指违背诉讼目的进而利用提起诉讼的权利来启动诉讼程序的行为；与之相似的另一个词语“滥用诉讼权利”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对具体权利的不当使用。商标恶意诉讼就是不以维护自身权利为目的，向法院提起诉讼，启动诉讼程序，同时在诉讼过程中明知权利有瑕疵的状态下行使上诉等具体权利的行为。因此，其本质上既符合滥用诉讼权利又符合滥用诉权的概念。

商标恶意诉讼不仅属于知识产权领域的滥用诉权和滥用诉讼权利，而且属于商标权利的滥用形式。在我国《民法典》第 132 条^①中也有禁止民事主体滥用权利的条款。同样，知识产权权利滥用是对民事私法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权利滥用，知识产权滥用是指故意跨越权利的界限来行使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是一种违反知识产权设立目的的行为，甚至存在恶意排除、遏制竞争，侵害他人或公共利益的行为。^②目前，学者对于知识产权滥用的判断标准主要是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以及行为在市场经济中的欠妥当性。^③也有学者将知识产权滥用分为，滥用制度、滥用诉权、滥用行为。商标权滥用属于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范畴，其诉前表现为权利人以权利或权益被侵犯为由，滥用自力救济或者行政公力救济。商标恶意诉讼的行为人滥用诉权提起诉讼、延续诉讼等行为，显然属于对基于商标权产生的司法救济权利的滥用。当行为人撤诉后又反复起诉干扰相对方的行为，也属于对程序上救济权利的滥用。这些行为由于本身缺乏妥当性，又因诉权本质上是一种救济权。因此，可以总结为商标恶意诉讼本质上是知识产权权利滥用当中滥用商标权司法救济权利的行为。

（二）商标恶意诉讼是一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特殊侵权行为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作为一项思想道德规范来鞭策市场活动主体，诚信经营，公平竞争，而且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作为帝王条款原则存在，从程序和实体双重方面对人的行为加以规范。它规定诉讼参与双方要履行真实的义务，对于利用形式合法有效的商标权提起司法救济，损害其他市场主体利益的行为本身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并且从上文论述的恶意诉讼的特征来看，不管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我国关于恶意诉讼的相关理论学说，都将恶意诉讼定性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虽然在《民法典》（草案）编纂的过程中有学者提议将恶意诉讼作为侵权诉讼的类型之一未被采纳，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明确在民事侵权案由中将“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

^① 《民法典》第 132 条。

^② 张以标：《知识产权滥用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载《科技与法律》2019 年第 2 期。

^③ 陈丽天，房长缨：《知识产权权利滥用与合法保护的边界——以刑法规制为视角展开》，载《中国检察官》2021 年第 5 期，第 3-12 页。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28027133015006114>